



大魔塔

彭懿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魔塔

序 篇 ●

2 一个不断被打断的开头

第1章 ●

10 我身上流着一股巫血

第2章 ●

28 封印

第3章 ●

56 我舅舅是怪物

第4章 ●

82 另一个世界来的电话

第5章 ●

114 魔法门

第6章 ●

130 巨蛙、妖精王、四百个脑袋的
树精以及骷髅水怪

第7章 ●

170 火龙和它的魔塔

第8章 ●

190 光明之石

尾 声 ●

213 后面的故事就简单了



星虫

第1章 ●

218 沙丘下的妈妈

第2章 ●

226 四十八个脚趾

第3章 ●

234 怪物说:我是你妈妈

第4章 ●

248 相约天堂

第5章 ●

249 一觉醒来,所有的人都失踪了……

第6章 ●

268 沙枣

第7章 ●

278 一千个星茧

第8章 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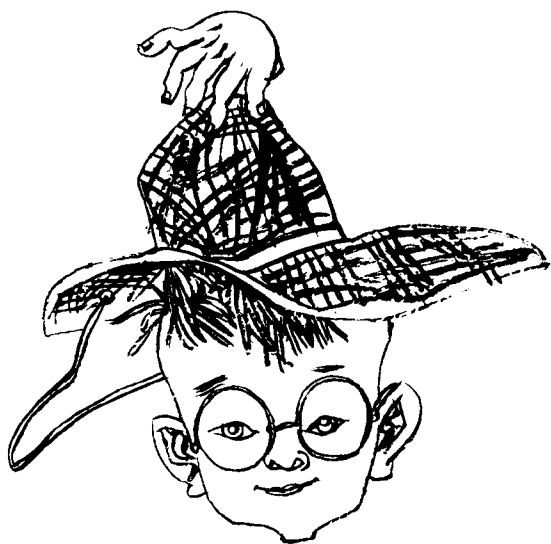
286 中了咒语的人们

第9章 ●

298 星虫在颤抖

第10章 ●

306 我做了一个美丽的梦



魔塔



序
篇

一个不断被打断的 开头



那个月圆之夜,怪物一阵阵号叫,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……

——“什么醒醒?我不是在说梦话!”

我没睡觉!

再说,我已经十岁了,不是一个分不清噩梦与现实的孩子了!

记住,我是个大人!

我那大名鼎鼎的舅舅就说过,我已经是个大人了。

当然,他的原话不是这样说的。

有一天,我从浴缸里爬出来,正好被他撞见,他盯着我那一丝不挂的下半身看了足足有十分钟(我吓出了一身冷汗,我还以为下面的那个东西被咬掉了呢。以前我偷偷下河游泳,爸爸就吓唬过我,说河里有个黄色下流的千年王八精,专门咬男孩下面的那个东西),然后,他哈哈地笑着说道:嘿,小子哟,要是在印度,你好讨个老婆生孩子了!

我冲他翻翻白眼。

我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,但我猜他是指我长大成人了。



不过。我暂时还不想结婚。

一是对女人没什么兴趣，二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哭着喊着闹离婚时，我舅舅曾经痛苦地说过一句话：婚姻是坟墓。

我才十岁，我还不想这么早就躺到冰冷的坟墓里去。

啰嗦了半天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：

一个孩子的话你可以不听，但是一个能“讨老婆生孩子”的已经长大成人不再是分不清噩梦与现实的孩子的话，你是绝对不能不听的！

所以，请你相信我的话。

2

那个月圆之夜，怪物一阵阵号叫，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……

——“我瞎编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怪物？”

不是没有，而是你自己看不见。

我舅舅在他那部被誉为“与达尔文进化论具有同样划时代意义”的著名论著《怪物进化论》中就指出：怪物无处不在，只是一个人一生中仅有一次看见怪物的机会，而且是在他十一岁之前……

你不用瞪我。

只有小孩用他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，才能够看到怪物。

小孩的眼睛比大人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过了十一岁，哪怕是超过了一天，你就永远也看不见怪物了！

还有，就是只有男生才有可能看到怪物。

女生嘛，女生只能看见妖精。

这是法则。

就因为女生看得见妖精，所以她们身上才个个透着一股妖气。

没听人家说某个女生时,总是咂咂嘴:啧啧,这小姑娘妖得就像一个小妖精。

可有人说某个男生像个小妖精吗?

还用问为什么吗,怪物怪物,就是一个个面目狰狞的丑八怪,女生敢看吗?还不尖叫起来。

尖叫声都能把整个怪物种族灭绝掉!

当然了,也不是所有的男生十一岁之前都能看到怪物,这就像摸彩票中头彩似的,一百万个人里只能有一个幸运儿,而真正进入到魔法世界里的人就更少了,一百亿个人里只能有一个人。

我就是那个人。

我舅舅还有一个理论,就是人刚生下来的第四天的黄昏,最容易看见怪物。但他的这一学说一直没有得到证实。

生下来四天的婴儿不难找,问题是找不到生下来四天就能开口说话的婴儿。

一个出生才四天的婴儿不可能告诉他:

我半夜看到了一个怪物。

婴儿不会说话,只会哇哇大哭。

我舅舅一直期待着某一天会出现一个奇迹。

据说,当我妈妈的肚子像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似的一天天壮大起来时,我舅舅那双贼溜溜的小眼睛(这是我爸爸的原话)就盯上了还只是一个胚胎的我,他苦苦哀求我妈,逼我妈答应当我出生第四天时把我借给他做实验.这当然遭到了我妈的拒绝:“见你的怪物理论的鬼去吧,我儿子不是白鼠!不是供你做实验用的白鼠!”

她说这话时,我好爱她啊,我甚至流着泪,在她肚子里轻轻地唱起了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那首歌。

然而,当我舅舅许诺说我一生的纸尿片都包在他一个人身上时,这个女人



经不住诱惑了，竟出卖了我！

“不就一天嘛，我还正发愁找不着人替我带一天孩子哪！”
她的儿子又成了白鼠。

我降临人世的第四天，还没到黄昏，我舅舅就鬼鬼祟祟地把我抱到了那个荒弃多年的水塔里，据他研究，这水塔是怪物出没的通道。那时我还小，什么都记不得了，只记得舅舅在黑暗中才问了我一句：“看见怪物了吗……”他的后脑勺就顶上了一个铁家伙！是那个守塔人。

“把手举起来！”他喝道。

我舅舅一举手，我摔到了地上。

还算我命大，没摔出个脑震荡，但我却从此落下了一个斜视的毛病。

所以，你看，我与你说话时，眼睛总是瞟着另外一个人。

你别生气。

其实我是在看你。

我要是不看另外一个人，而是看你了，你再生气。

3

那个月圆之夜，怪物一阵阵号叫，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……

——“什么，我舅舅是个疯子？”

哼哼。

你舅舅才是个疯子呢？

别以为我舅舅把我摔成了一个斜视，我就会骂他！

告诉你吧，这种批评听多了，我舅舅只是豁达地微微一笑。

他总是笑得那样优雅。从不露齿。

他从不大笑，倒不是他有一种学者风度，而是他的两颗犬牙长得又长又尖，

有点像怪物的獠牙。

一笑起来，比吸血鬼还吸血鬼。

但这丝毫也不能动摇我舅舅的学术地位。

人不可貌相。

这就好比，你总不能因为某位大学者长得特别像猪，就剥夺了人家研究猪的权利、就把人家关于猪的研究成果一笔勾销吧？

这是同一个道理。

我爸爸就对我舅舅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举个例子。

有一次，语文老师让我用“只要……就不怕……”造句，我脱口就答道：只要你是个天才，就不怕考试不及格。

当场就赢得了所有同学的热烈掌声。

但老师却给了我一个鸭蛋。

我爸爸训我，我顶他：“这是我舅舅在书里说的名言！”

他火了：“不要听一个疯子胡说八道！像他那样的白痴学者，倒退三百年，非被人绑在广场上像布鲁诺一样活活烧死不可！”

他说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现在就划上一根火柴。

别以为他是在骂人。

你不懂，他这是在赞美我舅舅。

当一个女人想赞美另外一个女人时，总是直接说出来。比如，两个女人在街上碰到了，就会互相赞叹一番：“哇，你今天打扮得真美！”“你看你的小腰，多细啊！”

但一个男人就不能这样去赞美另外一个男人。

比如两个男人在街头上碰见了，一个说：“哇，你今天打扮得真美！”另一个说：“你看你的小腰，多细啊！”

这就有点让人觉得恶心了。



娘娘腔!

男人在赞美另外一个男人时,往往用的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。要咬牙切齿,要恨之入骨,要表现出一种千刀万剐的愤怒来!

就像我爸爸说我舅舅那样,恨不得划上一根火柴把他活活烧死。

你想想,布鲁诺是谁呀?

任何一本辞典上都这样写着:中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。

你看你看,我爸爸我舅舅提到了布鲁诺革命先烈的高度。

这就是说,再过一些年,你随便翻开一本什么辞典,你都能够上面找到我舅舅的名字!

不过,万一真有那么一天,我舅舅真的被我爸爸或是什么人给烧死了,他的悼词上一定会这样写道:××(我舅舅希望我能隐去他的真实姓名)的逝世,是全体人类以及全体怪物的重大损失……

之所以说是全体怪物的重大损失,是因为如果我舅舅死了,那么,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研究怪物了!

我舅舅后继无人。

不是有一句话叫“子承父业”吗,这是老话,意思就是说屠夫的儿子长大了就是一个杀猪的,戏子的儿子长大了就是个唱戏的,我舅舅的儿子长大了就该是个怪物。哦,不不,应该说是个研究怪物的。

可我舅舅没有儿子。

不是他不要。

这点上我舅舅和我的主张不一样,他很想讨个老婆生孩子。

可是,要儿子这事不像女人买布娃娃那么简单,只要有钱,随便哪家玩具店都能买得到。要是买得多,还可以讨价还价:“我买一打,便宜点!”但你要是对人家的说:“我买个儿子……”我敢打赌,对方马上就会瞪你一眼:“流氓,神经病!”你要是再讨价还价:“我买一打儿子,便宜点。”你准会被一群又泼又悍的中年女店员给轰出来不可!

生儿子的前提,是要有个女人愿意嫁给我舅舅。

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我舅舅!

嫁给屠夫,就是屠夫媳妇;嫁给戏子,就是戏子媳妇。

可谁愿意被人喊成“怪物媳妇”呢?

不光找不到媳妇,我舅舅连个研究生都招不到。

没人相信有怪物存在。

没人愿意研究一辈子根本就不存在的怪物。

有一年,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来报名了,一查身体,还是一个精神病。

4

那个月圆之夜,怪物一阵阵号叫,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……

——“别胡扯了,哪来的什么魔法世界?”

得了得了,你别插嘴了,我不说“那个月圆之夜,怪物一阵阵号叫,我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……”了,我换一个开头行不?

这回,你总该让我讲下去了吧?



第

1

章

我身上 流着 一股巫血



一切都是从我在水塔上留下的咒语开始的。

我不是一个女巫，不，更不是一个魔女，前面说过，我是一个男人（不用我自己从浴缸里爬出来、撞上我舅舅的那段情节再强调一遍了吧）！虽然我才十岁，但十岁的男人就不是男人吗？一个十岁的男人和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身上的零件都是相同的，尺寸可能小了一点，但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

是男人，就不可能是一个女巫，就不可能是一个魔女。

但是，我也不是一个传说中能煽阴风点邪火的巫师！

我只是一个酷爱魔法的孩子。

这可能是遗传吧。

据我爸爸考证，我们家父系血脉的某一个分支上曾经诞生过一个伟大的巫婆。也就是说，我身上流着一股巫血，当然不是“污血”了，是巫血！这可以一直上溯到距今二百年前的一个无雨的夏天，就是那一天的黄昏，我们家族史上那位可歌可泣的巫婆从薄雾中闪了出来，她要施咒，要把她那负了心的男人变成一条蜥蜴。

但她的咒语太刻毒了，竟把全村所有的男人都变成了蜥蜴！结果被愤怒的



寡妇们绑到了一株大树上，一把火给烧死了。

我问我爸爸：“她临死前，高呼什么革命口号了吗？”

我抹了一把泪水，我希望这位巫婆在英勇就义之前，能喊上几声比如什么“打倒日本鬼子”之类的口号，那她就是一位巾幗英雄了。

但我爸爸说，她不光没有喊口号，还一个劲儿地求饶。

所以，我拒绝承认我身上的巫婆血统。

我只能说，我的魔法是无师自通。

说句老实话，我对魔法产生兴趣，一开始还是为了逃避我爸爸和我妈妈那连年不断的战争。

你读过托爷（托爷就是托尔斯泰）的世界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吗？那上面第一句话就写着：

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

我们家的不幸，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总是吵。

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吵。

而导致他们婚姻危机的，就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为什么总是要吵。

可怕就可怕在这里。

关于婚姻危机这个深刻的社会学问题，我曾模仿过《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》那本小薄册子的作者卢梭的样子，也找了一条没人走、长满狗尾巴草的小路，做过一次“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”（不过，那条小路坑坑洼洼，加上我多少有点斜视，我至少摔了三个跟头，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提那条可能会供后人凭吊拜谒的小路的名字了）。就在我快要结束这次痛苦的思想跋涉时，我在道口被一列火车拦住了去路。我突然茅塞顿开：我爸爸和我妈妈是乘错车了，他们不该乘同一列火车！

可惜火车停不下来了，除非它出轨！

我惟一逃避他们战争的办法，就是钻进自己的魔法世界。这招相当灵，我一闭上眼睛，眼前就会出现一片耀眼的白光，接着，爸爸妈妈的争吵声就消失了，一群怪物向我扑来，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，我成了一个魔法无边的屠龙英雄，我大吼一声，一股魔力就带着一道道火焰向怪物扑去……

我只能幻想！

当他们吵到我无法幻想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诅咒他们。

我尝试用咒语把他们变成两只癞蛤蟆。

我成功了！

我恍恍惚惚地看见，他们两人开始缩小了，紧接着就变成了一对癞蛤蟆。

……

但每当这时，就会有人摇我，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呼唤道：“儿子、儿子，你怎么了，你快醒醒！”我睁开眼，发现爸爸在喊，而我已经躺在了妈妈的怀抱里。他们不知何时又恢复了人的形状。

他们焦急地望着我，就好像是我变成了癞蛤蟆一样。

我知道我当时的样子挺可怕的。

妈妈拿还带着战争余温的额头贴住我，肩膀头抖动着，惭愧地哭出声来：“噢噢，儿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的样子吓坏了你吧？”

不，妈妈，坦率地说，我一点都没吓着，因为你变成癞蛤蟆后的样子要比你吵架时美丽温柔得多。

但我的喉咙却发不出声音。

妈妈把我搂得更紧了：“儿子，你没事吧，我们不再吵了……”

原来她是在为他们两个人的战争向我赔罪。

我当然不会相信她的话了，这个世界上，你可以去相信任何一个白痴的话，但就是不要相信两个战争贩子的忏悔。

你听，就是在这短暂的休战间隙，他们还在霍霍磨刀：

“你说……”



“我说？”

“你说，这孩子不是患上‘自闭症’了吧。”

“我说，这更像是‘儿童精神分裂症’。”

“你说是精神病？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饶过你的！”

“怎么是我的责任？”

“就是你——”

妈妈最后歇斯底里般地吼叫道。她的这一声长啸，让我想起海湾战争时划过伊拉克上空的美军“战斧”式导弹。

不过今天他们不会吵了，今天“西线无战事”。

于是，我抓住时机向两个战争贩子提出了战争索赔：“妈妈，这个星期天你带我去吃一顿肯德基。”

我每次都能获得巨额战争赔款。

2

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身上的魔力。

但我从不滥施魔法。除了偶尔一两次气愤至极把爸爸妈妈变成过癞蛤蟆之外，我从来不滥伤无辜。我身上拥有的这股神秘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，我不得不把它封印起来。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倒不是怕人燃起一堆火把我烧死（不过，我多少还是有点心惊肉跳的，两百年前，我家族里毕竟有一位先驱因为兴魔作法而被活活烧死了，我还不想前赴后继），我是怕我毁掉了这个世界！

我不想和十几亿只癞蛤蟆生活在一起。

想想也够可怕的，我这样一个手眼通天的魔法师，就混迹在茫茫人海中。就没人识破我！

还好，我不是一个邪恶的巫师，不然…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我有时还是会从噩梦中惊醒。